

乱异著

彼岸无花自凋零，
轻魂桥前可奈何？
如要与月共辉映，
此爱共世赴泯灭。

彼岸轻魂

BiAn
QingHu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彼岸轻魂

Bī An
Qīng Hún

下

乱昇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一章	轻魂摇曳	001
第二章	血魅如酒	011
第三章	春若无痕	022
第四章	冤狱深陷	029
第五章	舞蝶扑火	041
第六章	红梦为岸	050
第七章	藏娇之院	057
第八章	苦肉计难	067
第九章	夏逝如伊	073
第十章	宫内深宠	082
第十一章	君暴胜虎	095
第十二章	毒甚温柔	112
第十三章	前生故友	124
第十四章	欲盖弥彰	131
第十五章	错杀难辨	139



第十六章	醉香轻吟	146
第十七章	心如獠牙	152
第十八章	在劫难逃	160
第十九章	何谓妖孽	169
第二十章	仁慈为祸	184
第二十一章	蚀心佳者	193
第二十二章	梦回君侧	201
第二十三章	魔引超杀	213
第二十四章	虚情假意	218
第二十五章	捕仙陷阱	227
第二十六章	弱水情殇	237
第二十七章	童谣预言	246
第二十八章	初下杀令	254
第二十九章	火海遗孀	261
第三十章	凄恋寒冬	267



第三十一章	心如寒渊	275
第三十二章	棋局内外	287
第三十三章	守株待兔	297
第三十四章	痛在卿心	306
第三十五章	所谓喜欢	316
第三十六章	伊人有毒	326
第三十七章	能否妒忌	336
第三十八章	孟婆汤苦	342
第三十九章	错算变数	354
第四十章	幕后之眸	365
第四十一章	最后劝诫	375
第四十二章	弑君之乱	387
第四十三章	天真楚祸	396
第四十四章	紫若幻影	407
第四十五章	命如纸鸢	416



第四十六章	大局难顾	425
第四十七章	莫念美人	435
第四十八章	前世孽缘	445
第四十九章	赠夫休书	455
第五十章	物是人非	466
第五十一章	杯影杀机	477
第五十二章	命定今生	486
第五十三章	若本无心	496
第五十四章	深爱难求	507
第五十五章	难料执著	515
第五十六章	君心难知	525
第五十七章	以情相殉	534
第五十八章	雄黄酒甘	545
第五十九章	毁灭之约	556
第六十章	彼岸轻魂	568

心如寒渊

第三十一章

这一年的冬天并不平静，先是皇帝要册立皇后，这本是大喜之事，只可惜他所册立的皇后不仅来历不明，更非纯洁之身，这引来不少朝臣非议。首当其冲的便以丞相段唯智为首的一部分文官，他们认为这位皇后不合礼法，将来难以母仪天下，只可惜皇帝一意孤行，甚至下了杀令，最终段唯智不得不妥协。

这一切轻魂并不在意，因为她相信焯隆，更相信段唯智不会真的狠下心阻止到底，毕竟如果段唯智真的有那么大的决心现在就反了焯隆，而且当初段唯智曾经救过她。如果这件事一直闹下去，假如有人喊了一句“妖女迷惑皇上”，那么她就会身处危险之中，想必善良的段唯智也不愿意见到。

不管如何，她，已经是皇后。

不过冬天才刚刚开始，在初雪落下的那一天，当日在秦淮河旁被认为是妖女的那个采女终于被皇上下令处死，虽然有不少人有非议——毕竟没有经过任何的查问就处死了她，可是她的死却让很多人得益。

比如说，押送妖女的那个侍卫。只是轻魂没有想到那个人是燕归来，因为在她的记忆之中，燕归来已经为了保护她而死去，可是现在燕归来却好好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因为如果不是燕归来把这个妖女送到了皇宫正法，那么她

轻魂就很容易被当成妖女，毕竟当初李公公用国师的名义说要寻找妖女，总得有一个“妖女”出现的。

只是燕归来得到了炳隆的宠信，当了大将军以后似乎并不“认得”轻魂，可是轻魂心里明白，戏，的确要做到底，可是燕归来纵然隐瞒，只要炳隆调查一下燕归来当初怎么入宫当侍卫的，那么背后推介的人是安晴这件事炳隆肯定会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让轻魂吃惊的是，听说那闭关三百年的国师大人出关了，并且抓走了楚阳，说楚阳是妖孽。轻魂没有想过要去救楚阳，因为她认为，楚阳本来就是妖孽，过去十年他折磨她的时候不曾手下留情，那么现在他也得好好地受苦受罪……

“皇后娘娘，要下雪了。”

听到了身旁人的声音，轻魂才缓缓地抬起眸子看那已经站到了身旁的少年。少年眉清目秀，甚至有几分阴柔，正好符合了他的身份——太监，可是轻魂知道，面前这比自己小了三岁的少年并非真正的太监。

当日如意死后，轻魂便需要赶紧找一个侍候自己的人，可是这一个人需要和如意那般单纯，并且清白。可是在皇宫之中长大的宫女太监又有多少真的是可信的人，心思单纯却又不趋炎附势的人或许除了如意那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小姑娘以外还有谁？所以皇宫之中的宫女太监轻魂都不敢挑选，然而正因为皇宫在招收新的太监，轻魂便亲自去了一趟内侍局，遇上了他们收进了一批小童正要净身的时候，其中这个少年最为年长，并且……漂亮。

对一般的清贫的百姓来说，十三岁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年纪了，他是因为家境贫困而不得不卖身为奴，然而进宫当太监对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家来说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只是十三岁……相对起来年纪比较大了。

轻魂看中的就是这少年已经“懂事”，他可以看得出依靠谁有利，怎么做主子才会满意，然而太小的孩子则需要过多的时间去教导，而且一个漂亮的少年看起来自然也赏心悦目。

本来这个少年也必须净身的，可轻魂亲自开口要李公公代为隐瞒。李公

公就当做还给轻魂一个人情，纵然对轻魂的要求感到吃惊，可是他还是答应了下来。为一个小太监制作一份假的档案其实一点也不难，再说深宫寂寞，只要有点权力的妃嫔们总有自己解决寂寞的办法，俊美的太监侍卫甚至乐师优伶这一切都是见怪不怪，只是轻魂来得更为光明正大罢了。

轻魂并不介意李公公误会自己，因为在绝大多数的人眼中她这个皇后本来就不是母仪天下的人选，甚至以少妇的打扮入宫应征为奴婢，继而靠着自己的美貌勾引皇帝，最后爬到了皇后的位置上，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其实她更是一个妖女，不过那又如何，轻魂只要求在这个少年的眼中她不是妖女，而是恩人。

没有一个男人真的愿意放弃自己，可是太监这一条路却是贫苦的他们不得不选择的，可是轻魂却为这少年免去了一切的苦难，这怎么能让他不对她感恩戴德呢？

这个少年本名商子奕，可是在皇宫之中就得丢掉自己过去的一切，包括姓名，于是轻魂便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紫水”。

或许这名字带着点姑娘家的味道，可是却很适合一身紫衣，容貌阴柔秀丽，举止得体的他。

紫水撑开了那把六十四骨的油纸伞，皇后用的油纸伞不仅仅用花梨木为伞骨，就连伞面还贴金制作出华丽的凤凰图案。紫水往往看着这些都不禁思考，这样华而不实的伞如果在雨中的话，那么伞下的人岂不是湿了一身？然而想到了皇帝被雨淋湿的画面，他就忍不住在心里偷笑。

当然，只可以在心里，脸上他还维持得很好的。

看着第一朵雪花飘落在紫水的肩上，轻魂便微笑着伸出手去为紫水掸掉，“天气冷了，你多加衣服了吗？”

“娘娘放心，皇宫里的衣服比外面的都要暖和。”紫水微笑着回答。这是他的真心话，这是他一辈子穿得最好的布料制作的衣服，也是最暖和的衣服，只是再暖和的衣服也暖不了他的心，他看着轻魂的眼神清冷。他记得轻魂，也记得轻魂所下的杀令使得他家散人亡，不过错的并非轻魂，而是那个皇帝炳隆。



没有听出紫水言外之音，轻魂不过是点了点头，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皇上下朝了吗？”

“已经退了午朝，不过似乎还在御书房中与各位大臣相议政事。”紫水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的伞伸出去，尽量只是挡住轻魂一个人，而不为自己挡那飘落的雪花，“早上奴才按照皇后娘娘的意思去过一趟冷宫，虽然今天天气更为寒冷，不过那位姑娘还活得好好的……只是奴才一直担心如果有人前往冷宫，很可能会发现她并非萧妃。”

“本宫知道，不过本宫已经下旨除了你以外谁也不得靠近萧妃的住处，只可惜本宫没有心腹侍卫，否则能在那里守着或许安全一点。”

当日被称为“妖女”的采女被燕归来送入皇宫，李公公为颜面也不再查问而是直接要处死那个采女，然而轻魂则为了留她一条性命，便用金钱疏通，把冷宫内的萧妃与那个采女对调，萧妃被处死，尸体也被火化，然而那个采女则成为萧妃的替身被幽禁在冷宫偏院之内。

“皇后娘娘，此事如果被皇上发现可是欺君，娘娘为何要为那个女子而冒险呢？”紫水认为没有人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何况即使是他也能看出轻魂这个皇后可是做得步步惊心，毕竟她的所有全部寄托在皇帝对她的宠爱之上！

紫水承认，轻魂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女子，后宫其他的妃嫔面对轻魂都黯然失色，可是轻魂纵然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欢心而成为皇后，可是人都总有年老色衰的一天，然而现在轻魂的身份也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如果她有丝毫的把柄被外人知道，那么必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她为何要救那个采女而冒这么大的险呢？

紫水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冒险便不值得。

“本宫知道。”轻魂知道紫水心思细腻，所以也不拐弯抹角了，“天下间最不可靠的就是人心，纵然今天我贵为皇后，可是明天皇上就有可能把我废掉，所以我不可能束手就擒的。冷宫里的那个采女是我的人质，我在等一个人来救她。只要那个人来了我就不会让他离开，就算要死，我也拉着他陪葬！”

冬天已经来临，可是御花园的晚菊依然还没有凋落，黄色的菊花已经拥簇在一起，甚至一盘盘的摆放在小路两旁，延伸到冷宫去的大门前。

商子奕……不，应该是紫水才对，因为在皇宫之中被身为皇后的轻魂收为心腹，除了要对内侍太监总管李公公客气一点以外，对别人他都已经不需要客气什么了，在后宫也算得上半个总管。如果他要人不得进入冷宫，那么除了李公公没有人敢去靠近。

手里提着膳篮，紫水孤身一人走进了冷宫，沿着那连半棵小草也看不到的小路一步步深入，最西边的偏远小房子就是原来萧妃所居住的厢房。

当日萧妃因为欺负轻魂而被皇帝打入冷宫，砍去十指，看起来可怜，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她恃宠生娇，妒忌轻魂的美貌以及得到了皇帝的另眼相看，要虐打轻魂，她以绣花针刺轻魂十指，于是皇帝便砍下她的十指，不得不说是她咎由自取，可是紫水认为，萧妃最失败的便是她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对手，因为越是美丽的东西就越是危险。

推开门，紫水看见那裹着单薄的被子缩在墙角的女子，纵然粗衣麻布，披头散发，可是却难掩她的美丽容貌，纵然比不上轻魂，可是也算是一个美人胚子。

“我送饭来了。”把手中的膳篮放到了对方的面前，在这个采女代替萧妃被囚禁在冷宫以后，紫水每天都负责给她送饭，可是他心里不明白轻魂的用意，因为留下这个采女作为人质在深宫之中可以等来谁？皇帝吗？显然不可能，毕竟这个是“妖女”！

然而这十天以来，轻魂没有来看过这采女一次，她并不允许这个女子丰衣足食，却又不会让其饿死、冷死，而是要她永远都受寒、受饿，却不至于死去，或许生不如死也就如此。

可是这个女子却很冷静，仿佛对这样的折磨有心理准备。

“谢谢你，紫公公。”

这个女子手脚皆戴着铁链，这是轻魂害怕她逃走而准备的，不过紫水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她压根儿没有想过逃走。

“不用客气，夏莲姑娘。”虽然轻魂对这个采女不闻不问，可是紫水始终每

天要见面，多少也得记下一个称呼。夏莲这个名字很适合这个坚强的女子，她温婉柔顺，却透露出一种坚强的气息来，的确像是在夏天盛开，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接过了膳篮，虽然紫水待她很有礼貌，可是每天送来的都是冷饭菜汁。不过夏莲不介意，只要还没有死就好，因为她要看着自己为安晴牺牲得到的成果，她要看见安晴坐上皇位！只是她现在被囚禁在冷宫之中，可是名义上已经被处死了，不知道燕归来会不会为她伤心呢？

“那么我先走了，外面已经下雪，还请姑娘把门关好，如果姑娘死了，我也会受到皇后的处罚的。”紫水微微俯首，不等夏莲说些什么，他便转身离开。

“紫公公请留步！”夏莲连忙叫道，“不知道紫公公能否为我带一个口信给燕归来将军呢？”

紫水前进的脚步略微迟疑，最后还是在门口站住了，只不过他没有回过头来，只是淡淡地开口：“夏莲姑娘，我们这些奴才只是听命于主人，实在无能为力。”

语毕，紫水便出去关上了门，细心地上了锁。

他说的没错，他现在的身份是奴才，所以就要安守本分，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只可以袖手旁观，更何况……他现在要侍候着轻魂，就不能做对轻魂不利的事情，否则他只要和李公公或者皇帝说一句，轻魂的身份地位就有可能不保。

轻轻地闭上眼睛，紫水在心里冷笑，他难以想象半个月前他还在爹娘的身边帮忙种田织布，可是现在却已经是掌握了某一些人的生死的人。当然，掌管着别人生死的感觉的确很好，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就如那个美丽的白衣男子所说的那般，仇恨是让人成长得最快的东西。

轻魂其实并没有午睡的习惯，只是深宫寂寞，如果不睡觉的话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发时间的，纵然可以弹琴画画，可是一个人如果过分熟悉某一件事物的话，就会对那一件事物失去兴趣。

别人认为皇帝皇后新婚燕尔，日日春宵苦短，而皇帝整日无精打采，皇后午睡不起。其实只有轻魂自己心里明白，在她戴上凤冠霞帔，一身皇后打扮出现在焮隆面前的那一刻起，焮隆看她的眼神就变了。很久以来焮隆就没有碰过她的身子，甚至没有共枕而眠，每一夜焮隆都是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入睡，而自己不曾闭眼，焮隆夜夜不眠地看着她，她晚上又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聪慧的轻魂又怎么会察觉不到焮隆的变化？她明白不能依靠焮隆的心，因为焮隆本来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她把那个采女藏在冷宫之中加以折磨，为的就是尽快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自己失宠以前，至少等到那一个人来……

察觉到身旁有他人的气息，轻魂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知道在白天焮隆必定不会来到她的皇后寝宫的，因为这皇后寝宫虽然是先皇在位的时候修建，可是她却是这寝宫的第一个主人，因为以前的皇后和以前的寝宫一起在烈火之中化为灰烬。这寝宫纵然和过去的一模一样，其实却是新的，可是焮隆却在心里抗拒着，或者这也是他以前一直没有册立皇后的原因，在这里……焮隆睡不着！

现在轻魂刚让紫水去冷宫给那个采女送午膳，那么他又怎么会站在自己的床边呢？皇后娘娘的床边也不是一般的宫女太监可以靠近的，再说她早已经下了命令，除了紫水以外别人不得进入她的房间！

那么……轻魂明白，那个人来了。

轻魂睁开眼睛看着那站在床边的人，依然长发随意披落在肩后，依然一身素净的白衣，依然一种颠倒众生的容貌，依然带着温柔微笑的唇角，依然冷酷的眼神。

在这个冬天下第一场雪的那天，轻魂总算见到了她要等的人。

“蔓华，你总算来了。”

是的，他总算来了，从那个采女被抓到她正法至今十天，蔓华一直没有出现更别说相救。可是轻魂心里明白，蔓华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既然那天他有心安排这个采女选妃与她争夺焮隆，轻魂便没有放过那个采女的想法，可是她却没有去看过那个采女，只是听紫水说那个女子也倒是美丽，可是再美丽



的女子也比不上她和他。

蔓华身边的一切都是美丽的，美丽的宅子、美丽的景致、美丽的侍卫、美丽的侍妾、美丽的王。在那里蔓华就像是皇帝，他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喜欢折磨别人，喜欢看见别人哭喊，然而在轻魂的记忆之中，她便是被折磨得最多的人。

真正的皮肉之苦并不是随意地拷打或者炮烙，而是今日你被拷打炮烙得几乎致死，明天却又全部痊愈，然后再一次受刑。那种永远徘徊于生死之间、生不如死的感觉才是最痛苦的，然而轻魂承受那些痛苦已十年之久，所以轻魂无法原谅，无法原谅蔓华永远置身事外！

“是的，我来了。”蔓华的脸上依然是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他就这么站在轻魂的床边，看着轻魂，只是他知道轻魂现在贵为皇后，却不明白为何她看上去清瘦了那么多。

轻魂从床上起来，她不急着去穿上外衣，毕竟她的身子蔓华早已经看过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蔓华似乎也没有为轻魂披上衣服的打算，纵然室内只有炭炉，可是偌大的宫室总是有着那让人颤抖的寒气。

“我以为你会先去救那个女人，想不到你会先来见我，还是说你已经救了那个女人？”轻魂看见蔓华不愿先行开口，于是便开门见山地说道。她一边说，一边伸出双臂挽住了蔓华的脖子，过去她对于这样投怀送抱的动作非常顾忌，因为清白的身子是爹娘最后留给她的东西，只可惜早已经毁在楚阳的手中了。那么她已经不需要顾忌什么，她的身体已经是她的武器，可是并不是她最喜欢的武器，如果要用身子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她会觉得自己太过卑贱了。

她最厉害的武器是她的心。

轻魂的身子微凉，她的手触在他的脖子上使他感到一丝的颤抖，蔓华看着轻魂的眼神里闪动着什么，那仿佛是不安还是怒火，不管如何，他依然控制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蔓华的左手在轻魂的背后握住了她的右肩，然后用力一扯，蔓华轻易地

把轻魂推倒在床上。轻魂没有料到蔓华如此一着，跌倒在床上时力度很大，甚至不小心咬伤了唇角，可是她并没有来得及舔去唇边的血，背上传来的触感便让她颤抖了一下。

蔓华以指尖从轻魂的肩膀一直滑下，描绘着轻魂背部的曲线，然后停留在轻魂的尾椎处，再缓缓收回了手，他很熟悉轻魂的身子，那样的曲线他曾经夜夜去描绘，他曾经是那么爱不释手，所以在看见轻魂颤抖的瞬间他露出了微笑。

不过……蔓华没有打算让轻魂有丝毫的喘息，因为在他的眼中，轻魂永远是一身反骨，需要狠狠地惩罚。

蔓华把轻魂翻过身子来，他们的动作暧昧，却不带丝毫的感情。他们都感觉不到对方动情的气息，因为他们是仇人，只能是仇人了。

“看来那么久你也没有明白，如果让我吃惊的话只投怀送抱是不够的。”说着，蔓华俯下身去，轻轻咬住了轻魂的衣领往下方扯开，他的动作很慢、很温柔，他的鼻息轻轻地吐在轻魂的锁骨之处。

轻魂的脸红了，她并不是未经人事的女子了，可是楚阳从来不会这样待她，然后安晴和焱隆都不曾真的触碰过她，她哪里受得起蔓华如此的折腾？

“放开……”

轻魂想要推开蔓华，却奈何不了蔓华的气力。蔓华反手一握，便抓住她的双手置于头上。或许蔓华的外表看起来并没有比轻魂强壮多少，可是他毕竟是男人，总有女子不可匹敌的力气，再说……蔓华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

“难道没有男人教你，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吗？”蔓华似乎在笑，只是他的笑充满了讽刺的味道，他的确在讽刺、在嘲弄，因为轻魂明明已经不清，却要在他面前假装矜持，明明刚才已经投怀送抱，现在却要他放开，“你应该安静一点，又或者不要说那么多无聊的话，被你抓走的那个女人都要比你聪明，比你听话哦。”

听了蔓华的话，轻魂觉得自己的脸似乎被烫到了一般红起来。她不仅仅

觉得羞耻，更感到生气，因为蔓华话里的意思实在太明显，他在说他已经和那个女子发生了关系！

轻魂顿时觉得自己太仁慈，因为她不过是把那个采女关起来，而且一天三餐也让紫水送过去了，那是不折不扣的妖女，她不需要对她那么好！

“你这是恼羞成怒吗？”蔓华用手捏住了轻魂的下颚，然后伸出舌头轻轻舔过轻魂那柔软的唇，品尝着那点点的甜蜜血腥，他可以感觉到身下的人儿在颤抖，在过去他只是轻轻靠近轻魂她就会害怕了，可是现在他把她压在床上才会发抖，如果再过些时日，不管他做什么，轻魂再也不会害怕，甚至会享受了。

蔓华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容忍，在过去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会毫不客气地杀死那个人的，或者那两个人——两个背叛了他的人，可是现在他却容忍了下来，他甚至知道楚阳不止一次去触碰轻魂！

为什么要忍？是不是被背叛得多了就会麻木，就会习惯？

努力地压下了心里的慌乱，轻魂紧紧咬着牙，绝对不允许蔓华攻城略地，只是在灵巧的舌尖流连于齿间，轻魂的胸口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痛苦到窒息。

蔓华没有放开轻魂，他就是要吻她，他就是不放开她。因为他不明白，为何别的男人就可以吻她，而他却不可以呢？如果说怨恨，楚阳不是折磨她更多吗？为何她可以接受楚阳就是不能接受他？当背叛成了习惯，是不是就无法停止了？

胸口也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只是蔓华太熟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样的疼痛一直陪伴着他已经很久很久，他已经麻木了，已经习惯了，对于生命没有尽头的他来说，习惯是很可怕的事情。

放开了抓住轻魂的手，然而轻魂也不再推开他了，蔓华不想去深究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胸口很痛，那样的疼痛传遍了全身，他的吻开始有点颤抖，因为两人的唇都已经红了，轻魂也不愿接受他的吻。

轻魂一直如此固执，可是他呢？他不是那么固执吗？



蔓华一把扯开了轻魂身上单薄的衣服，其实在这样的天气之中房间里纵然放置了炭炉，可是依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只是他们两人衣衫不整却没有感觉到寒冷，反而是热了起来。

蔓华放开了轻魂的唇，沿着那优美的脖子线条一路向下，他的唇轻轻地触上身下人儿雪白的肌肤，每到之处必定留下痕迹，仿佛是踏雪寻梅。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小蛇嘶叫的声音，蔓华记得那个声音，是珠沙！

蔓华在轻魂的胸前抬起头来，发现珠沙变成红色小蛇的模样爬到了轻魂的身旁正对着他嘶叫，珠沙在维护轻魂，在警告他？

就连珠沙也要背叛他了吗？一开始他把珠沙留在轻魂的身旁去监视轻魂，就是因为他认为珠沙不会背叛他！

可是……

蔓华咬了咬牙，伸出手去抓住珠沙就往一旁抛去，甚至他可以假装听不见珠沙落地的时候发出的哀鸣。那些人都可以背叛他了，那么他又何须在意他们是否痛苦？

“轻魂你真的很会使手段，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收买……”蔓华抬起头来看轻魂，可是他讥讽的话还没有说却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了轻魂的眼泪。这个倔犟的女子从来不曾因为酷刑的折磨而流泪，可是她现在却流泪了，因为……他触碰了她……

蔓华可以感觉到两人身体的明显变化，他很熟悉轻魂，这个女子曾经陪伴在他的身旁。她的身体、她的声音、她的目光，甚至她的灵魂全部属于他，她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并且也懂得曲谱舞蹈，她是完美的女人，因为她不仅仅美丽，而且聪明。

可是一个女人太聪明就会让人痛恨，并且她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那么蔓华不会让她得偿所愿的，他的想法，她永远不知道！

身体比内心来得真诚，蔓华知道轻魂不会没有感觉到。他了解轻魂，比任何一个男人都要了解，只不过轻魂愿意把身子交给任何一个男人，唯独不愿意给他！